

青春的最后一份悠然，渐行渐远，终要远去

张玉飞
著



我不是杨过

I AM NOT YANGGUO

张玉飞
著

我不是杨过

I AM NOT YANGGUO

 万卷出版公司

© 张玉飞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不是杨过/张玉飞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6

ISBN 978-7-80759-916-6

I.我… II.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77709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26mm×185mm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8.25

出版时间: 2009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胡 利

特约编辑: 汪 敏

装帧设计: 伍 奕

ISBN 978-7-80759-916-6

定 价: 2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前 言

我与靖子曾经演过一场戏，那是大一时候的迎新晚会，我们的演出节目叫“大话神雕”。当然，我叫杨过，靖子叫小龙女，戏的内容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记不大清楚；抑或是我一直并不曾忘怀，只是不敢再回忆罢了。——“当一头狮子睡得正熟的时候，你又何必去把它摇啊摇。”而且我也开始发现，那些我们曾以为一辈子再也忘记不了的往事，渐行渐远，到了尽头，总变得难忘而又难记。健康的记忆力包含了忘却，也许这是上帝给人的一种恩赐。

迎新晚会的那场戏，我们两个人都很开心。有一次，靖子哭得身心疲惫地对我说：“我好讨厌现在，如果你永远是杨过，我永远是小龙女，我们的一辈子很不正经的就只是那场戏，那该多好。”

可是，戏结束了。

今天，我写了这篇习作《我不是杨过》，以杨过和小龙女的名字为主角，希望靖子能够看见，知道我一直都还在想念她。

靖子爱嗑瓜子，一年四季从不曾断歇，每次靖子生气不理我的时候，我便打躬作揖赔着笑脸抱着小心请她嗑瓜子。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直到我的嘴唇开始咸麻，她才满足惬意地叫我去

买瓶绿茶和矿泉水。一向都是她喝矿泉水我喝绿茶——并不是靖子大发慈悲对我好，而是绿茶配葵花子，混合在一起比苦瓜羹还要苦。我皱着眉头喝第一口时，她便笑逐颜开；我龇着牙喝第二口时，她就叫好啦好啦，不生你气了；我故意捏着鼻子喝第三口时，她便抢过来阻止我再喝；我捂着胸口作苦不欲生状喝第四口时，她便求饶并且承诺我叫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她不敢了……这当然是我的目的了，可是等我欢欣雀跃真命她去做什么的时候，她便反悔了，并且装出一脸的匪夷所思反问我：“我什么时候承诺的，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

她很会耍滑头，有时候闹到最后，总变成我欠她好几十个条件。当然，靖子有时候也很笨，手里拿着雨伞，却还要到处问旁人，有没有人看见她那把粉红色的荧光伞。

有一次，她居然要求我光着上身赤膊肉袒地围着一家烧烤摊跑十圈，这令烧烤摊的老板娘与当时所有的顾客对我刮目相看，哦不，应该叫刮目相看。当时我也恨不能挖个地洞就钻进去。现在想想这些往事，真的很怀念，也许这一辈子不会再有了。

其实我也明白，人生是没有回头路的。我像是走在一条黑魆魆的隧道里，隧道的尽头亮着天光，我身后有无数个闸门，当我走过，门纷纷关上！在这条路上，我会见到一只萤火虫闻到两朵花香，但当擦肩而过时，它们便被永远地遗忘在门后，销声匿迹。我的后头，只有黝黑与冰冷。我赶着路，天啊，谁又不在赶路呢，直到有一天，天光逐渐暗淡，暗淡，留下紧密的黑暗，充满了我的世界。我自己永远也弄不清楚，我为什么一定要朝天

光走去，就像我不明白活着的意义。我与靖子在“小径分叉的花园”里邂逅，便又步履匆匆地走向了各自的未来。许信良在离开民进党的时候说：“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在此分手，因为我们要继续地往前走！”是的，我们都在赶路，赶着往天光走。

与靖子分开的日子里，我变了很多，可是有谁没在改变？“这个世界一直没有改变的唯有变化。”岁月的风尘已经蒙上，沧桑的心情便不容易再简单如初，天真如昨。我很清楚，也看得开，即使同根生长的树枝，也无法在风中相依，能在凋落的刹那，划出相交的轨迹，便已足够。

小径分叉的花园，风中相交的枝叶，我们彼此怀念。

写完这本小说的时候，我也快毕业两年了。

当年第一批研究生的保研录取名单公布在学校的宣传栏上，段誉的名字没有出现，理由还是那一套——“缺乏集体荣誉感，思想有待矫正。”

王蒙文存《心中的心》中写道——“你敬佛，我敬佛，他敬佛，她敬佛……佛，记得住，这么多人？”对于研究生处的招生主任来说，他与佛祖出于同样的尴尬——“你送礼，我送礼，他送礼，她送礼……招生处主任，记得住，这么多人？”招生处主任自然是记不住了，可是精明如他，却记住了“剩下的人”——也就是段誉，所以段誉在第一轮便被淘汰。

大学毕业的前几天，大伙从一家酒店喝到另一家酒店，每天烂醉如泥，胆汁也快吐干了，头昏脑胀的，酒醒的时候，总要回

忆好久自己这是睡在哪啊。酒浇的，不是愁，而是一份无奈与不舍。毕竟，四年时光，真的不短。往事过滤成了回忆，像一把锋利的利刃，不时戳伤我现在念旧的情怀。在毕业晚会上，许多人没有喝酒，因为隔天要赶火车天各一方，房间里一直重复着王杰的《说声珍重》：

挥去你我昨日的哀愁，
别让寂寞占满空虚的心头，
是否能再一次，
拥有自己的天空，
是否能再次拥有梦；
挥去你我昨日的烦恼，
别让记忆唤醒愈合的伤口，
是否能再一次，
拥有自己的天空，
是否能再次拥有梦。
忍住伤悲说声珍重道别离，
也许你我不会再相遇。
忍住泪水说声珍重我的爱，
愿你拥有美好的未来。
忍住伤悲说声珍重道别离，
也许你我不会再相遇。
忍住泪水说声珍重我的爱，

愿你拥有美好的未来。

我忘了当时我是黯然神伤，是咽泪入心，还是正襟危坐，默无表情，我只清晰地记得，出来的时候，空气很清新，在一石凳旁边，我哭了。

青春的最后一份悠然，渐行渐远，终要远去了。

段誉在一家刊物公司上班，捣鼓书刊封面设计；令狐冲考取了教职证决定回家乡误人子弟；鸠摩智鸠形鹄面地在市侩的大利嘉倒卖二手电脑；金轮法王由于大三重修科目超过一半，留了一级，在火车站送行的时候，金轮法王对大家说：“你们先走，我还有点事。”杨过的脑海里闪过大一新生入学的时候，金轮法王穿着短裤站在床板上对自己打招呼说：“嘿，你好！我叫金轮法王，你呢？”

“呵呵，你好，我叫杨过，你肌肉很发达啊。”

那时候，正是夏天。

这大学四年来，随埴索涂，独行特立，“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有过稚气的忧世伤生，彷徨不安；有过娇气的舍我其谁，振衣高岗；在沉默中“沉默的大多数”过，在戾气中“煽动风潮蛊惑人心”过；一个人在夜的寂静里独独喝个薄醉，低吟过“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一个人在春风得意秋风得意冬风得意里骄矜过“意气飘然鸾鹤群；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一个人假正经真释然谦虚过“我只知道我自己无所不知”；也曾

平淡端坐在湖心岛，清风拂过，“闲看垂柳风里老；风声野韵清魂魄”——我不喜欢软绵绵的无病呻吟，也不会病恹恹的慵倦迷离，我超脱于主流，鄙屑于非主流。我精力充沛，我生有涯愿无期，我心期移海力移山，我更寻高处倚危栏……

其实这种鬼话说得再多，也只是文字游戏，并不能诉诸人感情于万一。

每天夜里，我总断断续续做着同样一个噩梦，后来我才知道我梦见的是博尔赫斯的迷宫，这着实吓了我一跳，梦是这样的——我发现自己在一座巨大的建筑物里。这是一座砖砌的建筑物，有很多空房间，巨大的空房间。于是我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但好像都没有门。我总是不自觉地走到院子里，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又在楼梯上爬上爬下。我呼喊，可是没有人。那座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建筑物空空荡荡。于是我对自已说：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自己梦见了迷宫。所以我也不必去找什么门了，我只需要坐在其中的角落里等待梦醒就行。有时候我醒来，我的确有时醒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就自言自语道：哦，这是一个关于迷宫的噩梦，由于我知道这一切，所以我不曾被迷宫所迷。我只是坐在地板上，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噩梦结束。

我只是坐在地板上，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噩梦结束。但是有时候我梦见我醒来，这太恐怖了，我梦见我醒来，发现我还在同样的角落里同样的房间内或是同样的沼泽地中，被同样的雾气包围被同样的镜子注视，我痛苦地呼喊，挣扎着，这一回，怎么梦也梦不醒。

目 录

前言

第 一 章 一个热闹的背影.....003

那年夏天，天很蓝，我们将青春当成垃圾——扔了。

第 二 章 胡一刀与小龙女.....025

在构建和谐校园的大喜日子里，抢劫偷窃层出不穷。

第 三 章 虱子粉墨登场.....039

杨过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窝虱子，装裹上华美长袍。

第 四 章 落向人间取次生.....057

杨过过着“邦托乌”的生活，苦苦追求“乌托邦”。

第 五 章 带鱼黄药师.....094

授课讲学作为老师们的一种谋生手段，还是极其有用的。

第 六 章 人约黄昏后，跃上柳梢头.....107

宛如一个星球绕着圈走，却要到达一个永不能到达的地点。

第 七 章 何以解忧，唯有作弊.....116

有人说：“失节事小，挂科事大”；有人说：“失节事小，挂科事极大”；又

有人说：“失节事极小，挂科事极大。”

第八章 守风石.....128

此时的太阳已褪去了戾气，俩人的脸庞消融在夕阳里。

第九章 人间的地基，地狱的蓝图.....153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第十章 我们的年华，花样年华.....157

阳光下一排硕大绚烂的夏花，散放着腐败的腥臭味。

第十一章 圆形的废墟.....169

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

第十二章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201

其实鸣了也白鸣，就像强奸犯作案前挑衅道：“你叫啊，你叫啊，你叫破喉咙也没有用。”

第十三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207

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那么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他就在悬崖边等候着我。

第十四章 麦田依旧枕寒流.....215

悬崖边嬉闹的孩子也已消失，可是该死的“霍尔顿”，你竟不曾出现。

第十五章 碧海青天夜夜心.....247

你永远也看不见我的悲伤，因为只有你看不到我的时候，我才会悲伤。

第十六章 石语.....253

人散庙门灯火尽，却寻残梦独多时。



上篇

第一章 一个热闹的背影

那年夏天，天很蓝，我少狂，你白痴，我们将青春当成了垃圾——扔了。

(一)

“请问到南洋大学要多少钱？”

“十五块。”

“噢，不不不，我猜您可能是听错了，我是问您从这儿到南洋大学要多少钱，并不是打听您这辆摩托车的价格。”

“嘿，小鬼，算你七块钱，上来。”

杨过所在的大学名叫“XX 南洋大学”，三面环山，南对大海，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自建校以来，人才辈出，声名鹊起，培养出来的精英服务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且大部分的毕业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大学生切忌好高骛远，应从基层工作做起”，所以南

洋大学多数学生毕业后不是蹲在街角发传单，挤在大利嘉倒卖二手电脑，就是窝在工地里捡砖头。就连当年意气风发的无涯子，信誓旦旦要开发嵌入式系统，现在也准备先到基层建功立业，倒卖黄色影碟。

摩托车在学生楼前停下，杨过推开宿舍门吓了一跳，金轮法王正一个人窝在床脚看书，杨过当时的表情，比看见比尔·盖茨蹲在街头卖冰糖葫芦还要惊骇。

金轮法王瞥了一眼杨过，继续陶冶情操。

杨过脱掉鞋子，坐在段誉的床上，一只脚支在另一只上面说：“行了老金，把书本收起来吧，宿舍其余人都哪去了？”

金轮法王嬉着笑脸说，“我就是改不掉这看书的好习惯，”说时把书本往桌上一扔，“段誉跟令狐冲说要去医院看一下李痔疮（李寻欢）死了没有，鸠摩智一向冤魂不定，我就不清楚了。”

“得了，哪天书本也戴胸罩，我就相信你是书呆子。哎，有李痔疮的消息吗，你说他会不会参加明天的总决赛？”杨过掖了掖被角躺在床上，又突然一骨碌爬了起来。

“鬼知道，不过我猜他不死也要掉块肉，没准余生会在医院里度过。”金轮法王挠了挠自己的腿肚。

“说来也怪，平时看他小子文质彬彬，也算是一表

人才——”

“我看他是一婊子人才。”

“好好好，是一婊子人才，怎么唱歌鬼哭狼嚎似的，吓得死人。”

“像头牲口似的。”

“哈！”

(二)

前天晚上，古龙篮球队在龙麟大酒店举行Party庆祝他们半决赛的胜利。酒终人散后，李寻欢与鳌拜都醉了七八分，两人互傍肩膀结伴而回，在路过快活林的时候，鳌拜说要唱歌，李寻欢同意了。

起初李寻欢吼了几首，引起四周的骚动，蟑螂蚊子等纷纷搬家往外逃，等轮到鳌拜试嗓音的时候，由于声音极其恶劣，终于引起满校园的强烈抗议，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下半夜，在李寻欢与鳌拜回宿舍的路上，三个蒙面人蹲在黑暗的角落里，从后头摸了上来，不由分说劈头盖脸朝他俩抡了十几刀。据说其中一个蒙面人情绪显然很激动，一边砍一边喊：“叫你唱！叫你唱！”当即酿成南洋大学一桩血案。

隔天校园广播里报道：“昨天晚上金山学院两名学生回宿舍途中惨遭流氓袭击，请广大同学们注意出行安全，特此提醒！”

金庸篮球队听到这个消息后，全体欢欣雀跃，纷纷表示应该到外面搓一顿以资庆祝，直到大家纷纷表示自己口袋暂时没带钱才算平息下来。

在去年校篮球总决赛上，照例是金庸篮球队与古龙篮球队死拼在一起。金庸篮球队的中锋是金轮法王，大前锋乔峰，小前锋令狐冲，控球后卫段誉，得分后卫杨过。按理说这阵容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可是他们对上古龙篮球队时，却偏偏总没有人能够拦住李寻欢。这厮不论站在哪儿，接到球后拔起便投，百步穿杨，弹无虚发，准得令人发疯，得分如探囊取物，球在出手的刹那，在空中划出一条若即若离的曲线，砸入篮筐，引来全场女生疯狂的尖叫声。金庸篮球队被李寻欢的三分球轰得束手无策，结果吃瘪败北。

金庸篮球队自然怒不可遏，愤愤不平，咽不下这口气。当天晚上，正是女生宿舍楼最热闹的时候，在乔峰与杨过的带领之下，一伙人浩浩荡荡地聚在女生宿舍楼下。

乔峰打手势指挥，“One, two, three——go！”